



尋訪晨光中的斑頭雁

● 呂昇陽*

2021年1月18、19日因追來自青藏高原的斑頭雁而到宜蘭，兩日皆是陰天偶微雨，這樣的天氣對於自然觀察與攝影來說並不理想，因為不管是外在的景物或是野鳥本身都很難彰顯其本色。也許是一種對特定美感的偏執吧，我一直想看看斑頭雁沐浴在晨曦的金光中拂了一身還滿的模樣，所以期待能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再訪蘭陽的湛水田。

山野行踏多年，深知掌握天氣變化的重要性，所以也就養成看氣象局「一週天氣預報」與「衛星雲圖」的習慣。當我興發再訪斑頭雁的念頭而開始留意宜蘭的天氣時，發現冬季的宜蘭幾乎無日不雨，縱使整個西半部甚至花東都是圓圓的太陽圖時，宜蘭



依然是雲雨圖。就以2020年的10月、11月的天氣來說，宜蘭市區就分別下了21、23天的雨¹，而且從11月27日起竟雨不停的下到了12月24日，創下了連續28日的降雨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詳見2021/03/01《大愛新聞》之〈氣象專家來解答！為何宜蘭人不知陽光為何物〉。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7r2XDJ>



紀錄²。啊，原來所謂的「竹風蘭雨」就是這般的景況。也因這樣綿長的霪雨霏霏，難怪宜蘭種不成二期稻作(容易稻根腐爛、穗上發芽)，難怪整個冬季湛水田若平湖千里，難怪我在台南都苦苦等不到宜蘭的藍天。



2021年1月24日下午，我到梅嶺賞梅歸來後又隨意逛了一下氣象局的網頁，卻發現1月25日的宜蘭竟突然由原本的雲雨圖翻成一顆紅紅的太陽圖。嘿！就是今夜了。我在凌晨一時驅車北上而於五時抵達礁溪，夜幕未揭，我在玉龍路與大塭路口的7-11吃了一份三明治，然後啜飲著一杯熱咖啡以待黎明。

在天色破曉之前，我動身往傳說中斑頭雁昨日落腳的壯圍鄉古亭村的水田尋去，幽微中果然見到四隻斑頭雁的身影，雖然另外四隻不知所蹤，但仍謝謝你們沒讓我撲空。這天宜蘭表定的日出時間是06:37，可是在06:22我即已按下了第一張照片的快門(如圖)。斑頭雁靜靜站在東方的田尾水域，其後有一排茂密的竹林，竹蔭中有斑頭雁的倒影溶溶。鏡頭裡那竹蔭下的一方淵碧是如此的靜謐，靜謐的像一場夢，而此夢有我與斑頭雁交會的光亮。

晨光是點亮夜氣，喚醒大夢最有效的能量。

我愛晨光，它柔和但卻有一種光線的通透感。我愛晨光，晨光的線條如橫斜的兩絲，似有若無，但如遇著某些適宜的角度，在橙、黃色溫的映襯與加持下卻又線線分明，彷彿金絲、銀絲或銅絲的遞變，如真似幻，使人迷醉。然而這樣經典的晨光並不是天天可見，只有在天朗氣清的早晨我們才能沐浴在這短暫而美好的韶光中。

² 詳見2020/12/24《中央通訊社》之〈宜蘭連續下雨28天破紀錄〉。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2240286.aspx>



當太陽的紅輪從太平洋躍起，迸射的金光照耀我的眼睛，也溫暖我微冷的身軀。上升的晨光漸漸侵逼竹蔭的水色，使得原本的湛綠寂寂忽地金燦燦的晃漾了起來，連帶的整個田園濕地的生靈也都甦醒了。當斑頭雁游移到竹蔭的邊緣而終於一步涉入無遮的晨光時，陰陽瞬間交感，斑頭雁彷彿被注入了能量，只見牠昂首鼓翅，英姿颯爽，一雙大翅，鑲著透亮的金邊，喔，原來牠的飛羽是如此的層次分明，充滿張力(如圖)。而當牠終於奮力地踏水數步而振翅往蘭陽溪口的方向盤空飛去時，那遺留在身後的是雁蹠濺起的朵朵水花，在抑揚起落間如音符般的譜出大雁升空的旋律(如圖)。雁去猶存遺響，澎湃我心。



雁去之後，當我審視四周的環境時，卻赫然發現田埂上的野草都已枯黃。啊，原來是春耕在即，農民已開始整地、噴除草劑了。難怪這次都沒有看到上次的經典畫面，即斑頭雁群聚田埂魚貫地來回田頭、田尾吃草的情景。我在台南·北門紅蔥頭的農作區是見識過除草劑的威力的，休耕半年後再繁盛的各種野草只消兩三天便可枯黃殆盡。沒了鮮嫩野草的田埂對於以植物為主食的斑頭雁來說，其實已失去了魅力，所以這群斑頭雁早不再眷戀田埂，縱使偶見牠們啃幾口敗草，也總顯得意興闌珊。沒了天時地利人和交會出的盛宴，斑頭雁只得回到蘭陽溪口的野地辛苦覓食，但令人意外的是牠們每天傍晚卻執意飛回這區竹蔭綠水夜棲，而且這樣的行為一直持續到牠們離開宜蘭的那天(1月24日—3月1日)。究竟是什麼因素讓牠們堅決的捨自然溪畔而棲於農業地理？這其中必有特別的緣故。我想，應該就是田尾那片深密的竹林，讓牠們在颼颼東北風的夜晚比待在蘭陽溪口溫暖且有安全感吧！其實老田園的年代，農人本多會在迎風面的田埂廣植樹木來為農作物屏障強勁的季風，可今天宜蘭在「良田普種別墅」之後，這綠籬處處的景象卻已不可多見。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陶淵明），一期稻作的季節來了，礁溪、壯圍的湛水田就要全面插秧。而這也預告斑頭雁若繼續留在這裡，恐怕會有不可避免的人鳥衝突，因為雁屬的大型候鳥可是會吃秧苗的，而且曾有過一天便把農人的心血毀



了大半的不良紀錄。我在這裡盤桓兩天之後，帶著心愛的影像，也帶著幾多的憂心，揮揮衣袖，作別美麗的蘭陽平原，也告別映著青山綠水的斑頭雁。

回到台南之後仍關注那八隻斑頭雁的消息，後來意外地在《臺灣野鳥數位園區》的臉書社群看到那塊竹蔭水田的「田主」（阿濱）上來回應大家對斑頭雁近況的關心，在許多網友的請求、盼望

、讚美、灑花的熱情包圍下，田主阿濱也欣然做出了承諾——「我會先插(秧)別的田，這塊等斑頭雁北返離開後再插！」耶！真是太棒了。其實田主最初對斑頭雁從1月24日落腳在他的水田而且賴著不走的情況是有些抗拒或說是深感困擾的，可是到了後來，在他的字裡行間我卻看出他已漸漸地愛上了斑頭雁。以下是他在臉書的四則簡短的文字：

2月10日(小年夜)：「我晚上有空就去巡田水，順便看看斑頭雁有沒有乖乖回來睡覺。」

2月11日(除夕)：「斑頭雁今天又很乖喔，四點多就回來圍爐了。」

2月13日(大年初二·夜半)：「剛剛去巡了一下，八隻呆頭雁還在那裡玩水不睡覺。」

2月16日(初五)：「這些小斑呆頭雁很貪玩喔，今天很晚才回家。」

農人本不善言詞，但卻是句句肺腑，觀其親暱的用詞，可見田主已經把這八隻斑頭雁當作是一家人了；也因他的愛心與縱容，斑頭雁才得以每天順利的回到這一塊獨





存的湛水田夜棲。(二月中旬後，其他的田都插秧了)啊，原來這就是此際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有善良的農人、有呆萌的野雁、有竹林綠蔭的湛水田。

自然界自有祂亙古以來運行的規律，秋去春來，大雁的遷徙更是這一自然法則中最顯著的體現，試問千古以來又有哪個文人的詩詞中不曾出現過空中的雁字呢？3月1日，天剛破曉，斑頭雁如常的離開竹蔭的湛水田飛往蘭陽溪口，只是這次牠們不再回來了。那天上午有鳥友看到八隻斑頭雁幾度在蘭陽溪的出海口盤繞(測風向?)，後來就不知所終，研判是出海北返了。喔，這就是自然的節奏，是高原冰雪融化之後的呼喚，那裏才是牠們出生與繁衍後代的故鄉，只要時候一到，牠們自會展翅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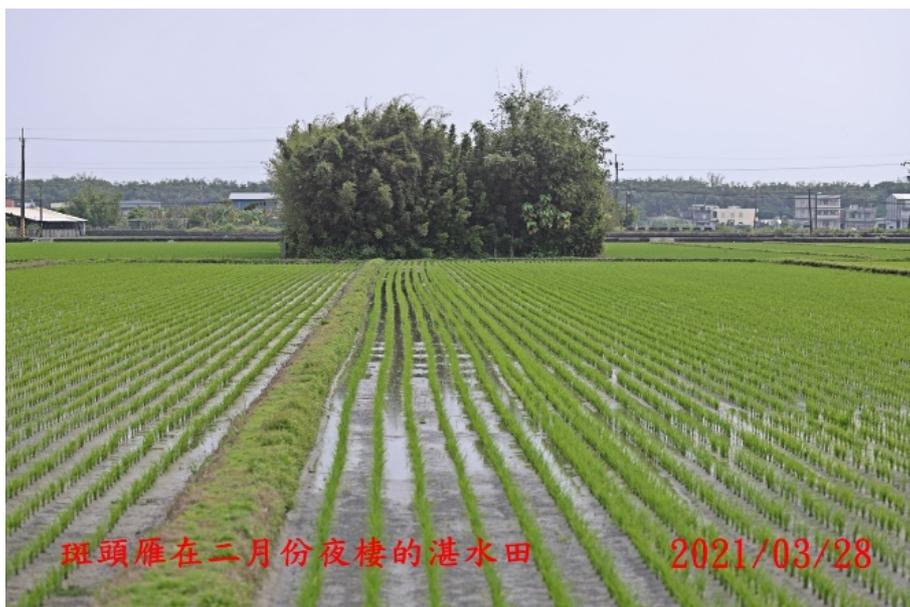


我知道農民在得知斑頭雁飛走之後必當是如釋重負的，但一個多月來日日生活化的關心與照看卻已經將斑頭雁與自家的田水看成一體了，一位住在附近且奉行友善農法的青農(育洲)在斑頭雁離去的五天後，在臉書留下一段纏綿的文字：「3月1日晚上我就沒看到斑頭雁飛回來我們這裡了，斑頭雁離開的那一晚，我有點傷感。這幾天晚上下到田裡去查看，走近斑頭雁棲息的地方時，覺得跟牠們好接近，雖然牠們已經不在。」而個性比較豪邁的田主則在半個月之後淡淡的說了一句：「以後不要再迷路了」。這兩位相熟且互為叔姪輩的農友的文字雖詳略有別，但讓人深深感動則是一樣的，我想，我大概可以體會他們的感受，因為心有戚戚焉。當下一個春去秋來，我當然會再想起這八隻呆萌的斑頭雁，感謝牠們給了我如此美好而珍貴的記憶，但我卻不期待再看見牠們了，只希望牠們不要再迷航，好好的隨著雁群飛越喜馬拉雅山而平安的在印度平原的濕地度冬³，一如在蘭陽。

³ 斑頭雁秋天的遷徙以從青藏高原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到印度平原濕地度冬為主流的經典路線，但並非所

【後記】：

三月底，我與妻子到宜蘭旅行，在去「傳藝中心」的路上，順道繞去斑頭雁曾經夜棲一個多月的地方佇足片刻，只見昔日竹蔭前的湛水田如今都已是滿眼的青青稻秧了(如圖)。



有的斑頭雁皆是如此。本文屬於文學中的自然書寫，並非生態的期刊論文，故僅從大處著眼。